

釵

頭

鳳

村
嵐



釵頭鳳

紅酥手，黃藤酒，滿園春色宮牆柳。

東風惡，歡情薄。

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錯，錯，錯！

壹、她 五月十二日

下午仍陪他去坐車，直到他上了車。他加考生物，我沒考試，等他。他寫了半個鐘頭就交卷了，走出教室時仍是張狂得意的笑容。每次問他為什麼這麼早交卷，他總是說題目太簡單。他的同學總以為他隨便寫寫就交卷，但成績出來時，總是令人詫異。他說他是「跌破專家眼鏡」的專家。他難以駕馭的自信，總是盛氣凌人。

校園外的紅磚道，落了一地繽紛的羊蹄甲。落英的繽紛上，灑滿了堆堆碎碎的陽光。校園內仍是處處喧囂，考試完了，彷彿也脫掉枷鎖，大家發了狂似的。一群二年級的學弟在打球，第一次見到他時，他也是這個模樣。那一次體育課，我和心怡坐在升旗臺上，天氣很熱，猛然一顆球倏而飛來，打到我了。接著一個個子不高的男孩跑了過來，滿臉惶恐與歉意，他向我道歉，我沒理他，他悻悻然走了。一群男生指著他大笑，他跑了起來，將球擲向那群男生，然後又是一陣追趕。他們大概是三年一班那一群，成天在校園內打打鬧鬧，常可看見他們被他們的導師處罰。這群人不能搭理他們的，他們會得寸進尺。我以為他討了個沒趣，不會再來，沒想到下課後，他竟帶了一批人到教室去指名要向我道歉。自此以後，他就叫我帥妹，並說他是帥哥，帥哥愛帥妹。他那一批人，愛作弄女生是出了名的，誰不知道三年一班有一群惡名昭彰、不學無術的壞東西。

上了高三，他的狐群狗黨轉了三個到班上來。原本安詳靜謐的教室，很快地，因這三人而失去了平衡。那三個人的行為舉止，馬上被班上的男生奉為圭臬，連女生也不不少人樂於和那三個人來往，班上好像來了一次「五胡亂華」。這一股「文化融合」中，他的週記就成了聖經。週記是他高二下寫的，原本教條八股的週記，被

他寫成鬧劇。好比將「國父傳」演成了「黃金拍檔」一樣。例如，一週大事竟寫「本校即日起有售茶葉蛋，一個五元」，其他更是令人噴飯。這本週記迅速傳開了，造成轟動。轟動的原因，除了內容以外，他的導師「阿海」是出了名的兇狠，全校都知道「阿海」是惹不得的。在「阿海」的「淫威」下，竟也出了這種週記。他出了名，到了班上來，受到明星式的待遇，班上的女生爭相一觀他的風采。這種情形，倒使我吃驚，對他的印象也改觀不少。

落霞照著大地，成了一片金黃色的世界，天地合成一片，像是去年的澄清湖畔。他像是班上的一份子，班上的活動，總不忘邀請他。澄清湖的烤肉，日高風靜雲淡，天氣晴朗。他悄悄地帶著我，離開了正為烤肉忙得不亦樂乎的其他人。那一片湖水好清好靜也好深，對面一方圓山飯店投射在湖面上，夕陽將水染成金黃色的，像一匹朱紅的紋綢。我和他倚在九曲橋的欄杆上，他說著他的理想和抱負。他眼中漾出夕陽餘輝，和許許多柔情。心中突然湧上一股奇怪的感覺。或許他愛我，而我也……。

天天的相處，我慢慢地了解。時常可以見到他和他的哥兒們在校園裏打鬧，處在那幾個大個兒學長級的哥兒們中，他小小的個子，好可愛。他跑動時，頭髮總會聳立起來，好像卡通裏的老鼠。我和心怡私下暱稱他「小老鼠」，沒想到竟也傳了開。我總是喜歡在他的課本畫上一隻小老鼠，他則是疑惑的問是什麼意思。他愛在他教室前的小路散步，路旁則種滿了「胭脂紅」。這時，他總會叫我唸宋詞給他聽，而他則唱著「安平追想曲」。我也教他讀宋詞，他最喜歡陸游的「釵頭鳳」。我說了陸游與唐琬的故事給他聽，他才知道唐琬和丈夫趙士程到沈園玩時，見到了陸游，還遣僕人致送酒餚，却無法互通情愫，因而寫下「釵頭鳳」。他還問我為什麼要叫「釵頭鳳」，我一時也答不出來。他得意地笑著，並說。因為陸游以前送唐琬一枚釵，釵頭上飾著一隻純金的鳳。後來

，他們在沈園相遇了，唐琬還是簪著那枚釵。於是陸游就寫下這首詞，命名為「釵頭鳳」。天哪！想像力真豐富，「釵頭鳳」不過是詞牌名，他也能編成一套故事。

雖然，認識他這麼久了，但還是無法捉摸他的心。他也常和張玲玲在一起；他不時向我訴說他和吳梅的事；許心怡也常誇耀和他去玩。凡此種種，足使我輾轉難眠。雖然，他待我很好，但他也對她們不錯，甚至好過我。難道，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嗎？不會的，在阿里山上，大夥兒正渴時，心怡唯一僅存的飲料給他，他却悄悄地遞給我。

這幾天，田光呂常對我獻殷勤，真使我困擾。班上的同學以為我會答應田光呂，甚至以為我喜歡田光呂。前幾天體育課時，他蹣跚了化學課來找我，就和班上的一群女孩子玩碟仙。大家圍成一個圓圈，他是唯一的男孩子。我在他身邊，他的眼神却不住的飄到對面的心怡身上。美玲開玩笑的問碟仙：我喜歡班上的那一個？是不是田光呂？可是碟仙說不出來。我喜歡的他，根本不是我們班上的。

※ ※ ※ ※
貳、他 六月十四日

燠熱的夏天，根本不是唸書的天氣。聯考為什麼不設在春天或秋天呢？啊！對了，春天、秋天是遊山玩水的，不是用來考試的。總之，兩個禮拜後，就海闊天空了。雖然成績單也不是頂好看，不過，那也是意料中的事，用不著傷心難過。前幾天在豬哥俊家捉回來的螃蟹死了兩隻，山上的確很好玩，如果我是豬哥俊，早在山上玩瘋了，還甩它聯考！不過，唯一的遺憾是她沒去。奇怪，怎麼想著想就想到她？都已經是別人的「七仔」了。

她說她第一次遇見我是在球場上，我打球時不小心打到她。其實，在這之前的暑假，我就發現她啦！那年的暑假，和「老康」、「故障」到遠東「愛買」閒逛。逛到頂樓遊樂場，火辣辣的太陽，加上機器運轉的熱氣，人都快蒸熟了。無意間望了「旋轉木馬」的小姐一眼，一身「愛買

」的制服，在七月的陽光下，像自太陽裏走出來的姑娘——。我痴癡地走過去，她拿著手帕遮著眼，看見我後放下手來，很輕柔地笑了開，像朵燦爛的玫瑰！閃著金色光芒的褐色頭髮、雪白牙齒、紅潤的雙頰、火熱的姑娘——。她實在是個漂亮的小妞！也許色迷心竅，我竟然花了兩佰元坐旋轉木馬，也就是坐了十次，差點沒把我轉死。一踏到地上，天旋地轉，四肢乏力，讓「老康」和「故障」給架回去。開學後，赫然在校園裏發現那太陽般的女孩她竟然是我們學校的，但她忘了我這忠實「顧客」。私下我們都叫她「金頭髮」，



直到後來才知道她的綽號叫「鳳姊」。經過精密周詳的計劃決定執行「排球計劃」：體育課時打排球，故意打中她，向她道歉並搭訕，先認識了她再說。後來，她問我是不小心的還是故意的，我說是不小心。當然，我平常刻意瞄準人都打不中，那次一打就中，當然是不小心。

上學期，傑利轉到她班上去。拜傑利之賜，才有藉口常到她班上去。她放學後，總會留在圖書館裏唸書，為了一觀佳人風采，只好忍痛犧牲留在圖書館唸書。精密的計劃，只為了營造「不期而遇」，累積了許多「不期而遇」，也和她混熟了。

她老在我的書的扉頁上畫一隻老鼠。奇怪，我的名字又不叫老鼠，難道她認為我是鼠輩？百思不得其解。她對很多事都有涉獵，女流中少有此類。偌大的禮堂，只有我和她，她總愛彈「夢中婚禮」，我則愛看她纖纖的雙手飛舞在黑白天間的琴鍵上。她也愛讀宋詞，甚至也教我讀。我說我最愛「釵頭鳳」，還胡謔了一個故事。其實，詞裏寫什麼我那知道？不過是因為她的名字也有一個「鳳」字罷了。

她吟詩、她賦詞、她撫琴、她作畫，一切好似爲了我。我覺得我是古代的大學士，而她是藝高情深的青樓女子。這種感覺，我跟傑利說過。我激怒了教務主任「水中」，被「水中」記了一支大過；可是在同一星期內，他又頒獎給我。這不啻是一個諷刺！那支大過讓我受到了英雄式的待遇，她班上的女生也爲我抱不平。傑利要我發表被記過的感想，於是就在餐廳裏，一張方桌子，一邊各坐兩個人，套句排列組合用語，就是「男女相間、夫婦相鄰」。這麼比喻，是因為我身旁正是她。我正高談闊論著，她在一旁專注地聽，而傑利也不時逗著身邊的女孩。那一襲感覺突然湧上心頭：我和傑利他們是古代的文人，時常到青樓去風花雪月、吟詩作對、琴棋書畫，而她是鍾愛的藝妓。

我和她常在教室前的小路上漫步，我都唱「安平追想曲」給她聽懂，因為歌詞裏有這麼一句「風吹金髮思情郎」，她也許不明白。小路旁種滿了不知名的小紅花。她會問我紅色小花的名字，我告訴她那是「胭脂紅」。她信以爲真，其實我是亂蓋的。「老康」那一夥人，每次看見我和她在一起時，總是不改戲謔本性，惹得她羞澀不堪。雖然如此，她還是不以爲意，總會陪我回家；下課後，我也會去找她。我愛她，但我不知道她對我的看法。有時我覺得她對我好過其他人，但追求她的人不在少數，她班上的田光呂即是，我不敢有所妄想。也因此我一直沒有對她說，總怕給她知道了，萬一她對我毫無意思，會迴避我。我只有珍惜現在相處的這一刻。

停課前，「水中」召集全校考生，在禮堂講解聯考事要。她們班恰巧就在我們班隔壁，我就坐到她旁邊。「水中」在臺上講得口沫橫飛，我一句也沒聽，都和她聊天。我說我最喜歡「怨女」這首歌，她說她沒聽過。我寫下歌詞給她看，我說我最喜歡「不要把我的痴狂抹去、我不在乎胭脂狼籍」。她問我爲什麼，我說珍惜這一夕短暫美麗的相聚時刻，不管以後將如何，甚至犧牲一切，都只爲這一刻，是何等執著！她則喜歡「紅色的淚，有我絕望的美麗」，我則開玩笑地問她是否對我絕望，她默默不語，只是臉上添了筆愁容。

有她爲伴的日子是美麗的，而這綺麗的日子，也將隨著高中生涯一起消逝。停課前一天，她問我可不可以接受田光呂的追求，這下我可真的絕望了。哎！天底下那有女朋友問她男朋友可不可以接受某人追求的事呢？她必然只當我是普通朋友了。那麼，站著朋友的立場，我只能說：「好！」只差沒有像連續劇裏，欲哭無淚地說：「我成全你們，祝你們白頭偕老」。這一天起，她不再陪我去搭車。路上，我直唱著：「紅色的淚，有我絕望的美麗。」

整整一個月沒再見過她，老康曾在K書中心看過她和田光呂。也許，我應該找一天向她說清楚。

※ ※ ※ ※
叁、 他和她

七月，考季。大學聯考結束後，又是軍校聯招。雖然軍校聯招沒有大學聯考那麼受人矚目，但雄中的校園仍有考場的模样，到處有賣飲料的，樹蔭底下、走廊下，躺著、坐著陪考的人，考生則正在教室考試。已經是黃昏了，陣陣晚風消去了中午炙人的暑氣。龍眼樹上，一顆顆龍眼隨風搖曳，像是鈴鐺，却只是發出沙沙聲。

他匆匆交了卷，看看手錶，只花了十五分鐘就把考卷填滿了。軍校聯招的規定並不嚴格，沒有三十分鐘的限制。他幾乎是用跳的走下樓梯，一路吹著口哨，似乎對考試很滿意。走下了樓梯，他匆忙得走過走廊，走到了一棵龍眼樹下。樹下是她

，她來陪考，但陪考的對象不是他，是田光呂。此刻她正專注著手上的小說，紅褐色的髮絲，隨著晚風飛舞著。直到他走近，她才驚訝地擡起頭。

「你怎麼這麼早交卷？才十幾分鐘而已呢？太誇張了吧！」

「太簡單了嘛！」他永遠是不在乎的模樣。

「你還是跟以前一樣！」她嘆息地說著。

「那裏一樣？」他爬上龍眼樹，摘了幾顆龍眼。

她忽然憶起他跑躍時兩手熱烈而誇張的揮舞擺動的樣子和走廊樓梯口他那閩南國語的說話聲。這些對她來說，竟是那麼熟悉而陌生。

「喂！妳在想什麼？」

「你……。」

「……。」多少的往事也在他心頭略過，澄清湖的夕陽和此刻的夕陽並無二樣。同樣也是二人獨處，此刻却多了一份生疏。不過是一個月的時間，為什麼就有形同陌路的感覺？他想。自「愛買」驚見她以來，到現在已足足兩年，兩年來他一直把那句話錮禁在內心深處。一個月來，在他內心滾燙著火紅的岩漿，不斷地翻滾沸騰，幾度噴發。以前他曾想過要對她說，可是始終不會開口，怕的是她因而迴避，怕的是那一刻相處的時光會因此而畫下休止符。然而，休止符終已無情地被填在他和她之間的旋律上。

「妳知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早交卷？」他問。

「你剛剛說了。」

「暑假過後，妳就唸大學了。我大概還得在補習班混一年吧！或者也可能唸軍校了。不管如何，我們可能見不了面了。」

「可是暑假這一、兩個月，我們還是可以見面啊！何苦拿自己的成績開玩笑？」

「我有幾句話要跟妳說。說完，我們也不會再見面了。」

她沉默了。

「我喜歡妳，但我一直沒有對妳說。」

這是句她盼望了一年的話。那時她不明白，不明白他用什麼態度對待她。她一直想弄清楚，她現在終於明白了。

「那時，我曾問你要不要接受光呂，你的回答是『好』。你為什麼要這樣回答我？」她沈緩地問。

「我一直不敢奢望能得到妳。我想，退而求其次就做個朋友吧！只是以前那段歲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何嘗敢有一絲一毫的妄想？既然只是朋友，我也能說『好』。」

「當時你若說『不』字，也許我今天是來陪你考試的。」

「我怎麼有資格說『不』？田光呂功課好、人高馬大，樣樣比我強；而我，不過是混日子，一無是處。」

「你一向好勝，怎麼會這麼想？」她略為激動。

「我是面對現實。」

「不，現實不是這樣的。你的回答只是灼痛著我，刺傷著我。到了深夜，更是無情地侵襲著我。你像是翩翩飛舞的彩蝶、飛在花間、飛在我眼前。你總是流連在花間，你却也留在我心田苦苦地折磨著我。」

「可是她們只是普通朋友，我喜歡的是妳。」

「如果你待我好點，待她們薄點，我會明白的。可是你却一視同仁，讓我覺得迷惘。而光呂的好意，我再也沒有理由去拒絕他了。你和光呂之間，我遲早要作一個抉擇的。和你在一起時，一切的煩惱，都會被你三言兩語化解，那段時光是無憂無慮的；但看見你和她們在一起，却足以苦苦煎熬我一晚。我抱著一絲希望，我徵求你的意見，只是爲了想得到證實。可是你的回答，使我絕望了。我答應了光呂，但我永難忘懷那段時光。」

「可是，既然我們現在都知道了，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不。光呂對我很好，我如果離開他，我良心會不安。」

他此刻也有陸游的感慨，明明是兩情

相悅，却是不能終成眷屬。一陣陣悲絕的憾恨及不甘的、迷離的、複雜的念怨滙集成一道冷冽的狂風，將他剗刮成碎片。

「我送你去坐車吧！」她收拾了東西。

「像以前一樣？」他問「妳不是在等田光呂？」

「最後一次陪你去坐車了。」

他和她彷彿又回到過去的歲月，只是，他和她任何一人都知道，只要車子一來，就得再回到現在。不管他還會不會見到她，也不能再互訴情衷了。相聚的時刻是瑰麗的，也是易逝的。

車子來了，車子帶走了他，也帶走她一年來的回憶，留下了她。

※ ※ ※ ※

他上了大學，她却意外地落榜。她的家境不容許她去補習班，她在家自己唸。她常到市立圖書館唸書，田光呂從補習班上完了課，就到圖書館陪她。

他放春假，回高雄看看老同學，他和傑利約在市立圖書館。

她唸書唸得累了，想到外面走走。

她步出了大門，走下樓梯；他登上樓梯。

他和她相遇了。

離別的楊柳在風中招展它的枝條，柳條上鑲綴著柳花。柳樹青青，柳花盈盈。一陣風來，柳花化成了柳絮，隨風飄蕩。漫天飛舞的柳絮，像無數個小香球，瀰漫了天空，也飄在他和她之間。

「你瘦了。」她憐惜地說。

「妳還是跟以前一樣。」

※ ※ ※ ※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涸斂綃透。

桃花落，閒池閣。

山盟雖在，錦書難托。

莫！莫！莫！

